



特別  
~ 21  
3536  
8





第二十九回

孫策怒斬于神仙

先說孫策自霸江東兵精糧足因建安四年冬爲襲取廬江守復數郡破黃祖敗劉勳豫章太守華歆降後聲勢大振遂遣張紘前往許昌上表表曰

臣討黃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一





陣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輩心精意果各竟用命越渡重壘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漫鋒刀所截歟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出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郎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者一萬餘口獲船大小七千餘艘財物如山積雖表未擒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狐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謹表奏聞伏望天覽

此表乃破黃祖始末不必重說曹操知孫欲強盛乃歎曰

獅兒難與爭鋒也遂以曹仁之女配孫策小兄弟孫匡由是結親留張紘在許昌孫策此時欲爲大司馬曹操不許策甚恨之常有襲許都之心吳郡太守許貢暗遣使上表于漢帝其表之畧云

孫策驍勇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可以還京邑若被詔許貢亦通不得不還若放于外必作世患當速制之

許貢使人渡江被把江守將所獲解赴策觀表大怒遂請許貢說話策責之曰汝欲送吾于死地何也貢答曰貢無此意策出表示之貢無言可對策命武士絞殺之貢家小皆逃散有家客三人要與許貢報讐恨無其便孫策專好



三國志  
遊獵一日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中趕起群鹿各爭趕射策騎五花馬急快飛走上山如登平地正趕之間道傍見三人持鎗帶弓立于竹篠之內策勒馬問之曰汝等何人答曰乃韓當軍士也在此射鹿策方舉轡而行一人拈鎗望策左腿便搠孫策大喝一聲急取所佩之劍就馬上砍去劍舉忽墜止存劍靶在手內一人拈弓搭箭射中孫策面頰策就拔下面上箭取寶雕弓回射放箭之人應弦而倒二人舉鎗向孫策身上亂搠大叫曰我等是許貢家客特來與主人報讐策別無器械馬上以弓打之二人死戰不退策身被十數鎗馬亦帶傷正危急之中程普引數

騎至將許貢家客二人砍爲肉泥看孫策時血流滿面此傷至重用刀割袍勒之救回吳會養病靜軒有詩曰

孫郎智勇冠江湄射獵核心受困危許客二人能死戰殺身讓未爲奇

尋華陀時已往中原去了止有徒弟在吳命以治療敷貼藥餌醫者言曰箭頭上帶藥毒已入骨可將息一百日勿得妄動若怒氣衝激其瘡難治孫策爲人平生性急恨不得三日無事將息到二十餘日忽聞許昌有人來策喚而問之來人曰操反懼怕主公長歎曰獅兒難與爭鋒策笑曰操帳下謀士還皆懼吾否來人曰惟有郭嘉不服主公



策應聲問曰嘉曾有何話說來人不敢言策怒欲殺之來人只得從實告曰郭嘉對曹丞相言說孫策不足懼也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安敢橫行中原說主公性急少謀乃匹夫之勇耳倘有一刺客起便爲強暴之鬼耳他日必蠢才此物不死何用死于小人之手策聽之大怒曰匹夫安敢料吾射吾者必操之謀也吾誓取許昌以迎漢帝不待瘡可便出議事張昭諫曰醫者令主公百日休動何故因一時之忿自輕千金之軀策曰匹夫料我吾實難容取中原以彰英雄昭曰待王公瘡可而議之未爲晚也正話間忽值袁紹使命陳震至言欲結爲外應南北攻曹共分天下策心甚喜于城

樓上會集諸將管待陳震正飲酒之間忽見諸將互相偶語紛紛下樓策恠而問之左右答曰有于神仙吉今從樓下而過諸將皆往拜之策起身凭欄觀之見一道人身長八尺鬚髮蒼白面似桃花身披飛雲鶴氅手執過頭藜杖立于當道上至孫策部下諸將下至城中男女皆焚香伏道而拜之策大怒曰此妖人也與吾擒來左右告曰此人寓居東方往來吳會有道院在城外每夜靜坐日則焚香講道普施符水救人萬病無不有驗當世呼爲神仙乃江東之福神也當致敬之策怒曰汝等敢違吾令便欲掣劍左右不得已走下樓去推吉上樓策叱之曰狂夫怎敢扇



惑人心耶。這是孫策是鄧瑯宮崇請闕上師順帝朝曾

入山中採藥得神書于曲陽泉水上皆白素朱書號曰太

平青領道凡百餘卷皆治人疾病方術名之曰禁咒科貧

道得之惟務代天宣化普救萬人未曾取毫釐之物安得

扇惑明公之軍心策曰汝毫釐不敢取于人飲食衣服從

何而得汝即黃巾賊張角之徒今不誅必為國患叱左右

斬之張昭諫曰于道人在江東數十年並無過失不可殺

之恐失民望策曰此等山野村夫吾試寶劍何異屠猪狗

耳衆官皆諫策恨未消命枷鎖下獄囚之衆官皆散各令

妻女入宮告吳國太夫人夫人喚孫策入後堂言曰我聞

汝將于先生下于縲縲此人大多曾助軍招福醫護將士不

可殺之策曰此乃妖妄之人能以妖術惑衆之心遂使諸

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皆下樓拜之掌賓者呵禁不能

止此等人與張角無異不可不除也吳夫人再三勸之策

曰願母親勿聽女流之言兒自有區處策出急喚獄吏取

于吉出獄來獄吏皆敬仰在牢中盡去枷鎖事之如父母

策使人看之旋帶枷鎖而出策怒之盡殺獄吏仍將于吉

扭手下牢張昭等數十人連名作狀乞保于吉策曰汝皆

讀書之人何不達禮昔日南陽張津為漢交州刺史捨前

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着絳帕裹頭鼓瑟焚香讀邪俗道



書自稱以助出軍之威後被南夷所殺此等甚是無益諸君自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錄勿使費紙筆也吾必斬之呂範進曰某素知于先生能祈風禱雨方今天旱何不令祈雨以贖其罪策曰我且看此妖人若何衆皆保之獄中取出開其枷鎖令求甘雨以救萬民于吉卽沐浴更衣辭衆將曰吾求三尺甘雨以救萬民吾終不免一死諸將曰若有靈驗主公必敬也于吉曰氣數至此恐不能逃之于吉取繩自縛曝于日中策使人曰若午時無雨卽焚死于此處先令人搬運乾柴堆積于市忽然狂風就起百姓看者何止數萬人填塞通衢孫策于城樓上望之風起處西

北雲生頃然天心四下陰霧漸合候吏報曰午時三刻策曰空有陰雲而無甘雨正是妖人也叱左右將于吉扛上柴棚四下舉火焰隨風起忽有黑烟一道冲上空中一聲响好看好看响雷電齊發空中大雨如注頃刻之間街市成河溪澗皆滿從午時下到未時雨有三尺于吉仰卧于柴棚上大喝一聲雲收雨住復見太陽衆官親自將于吉扶下柴棚解去繩索便請孫策禮之策乘轎至通衢見衆官皆羅拜于水中不顧衣服策大怒曰雨乃天地之定數妖人偶遇其便吾子孫郎自是奸雄下之人皆心腹之士此爲禍之端也掣寶劍令左右斬之衆官力諫策曰汝等皆欲隨從于吉造反耶衆



皆默然急叱手下武士一刀斬頭落地只見一道青氣投  
于吉自仙孫郎自伯不借碍也  
東北去了策怒將于吉屍號令于市以正妖妄之罪是夜  
風雨交作及曉不見于吉屍首遂報與孫策策怒欲殺守  
屍軍士忽見堂前陰雲中于吉足步而來孫策取劍斬之  
忽然昏倒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孫權領衆據江東

孫策見于吉于尸內來掣劍欲砍于吉策自倒于地衆人  
救入卧房昏迷不醒母吳夫人來視疾湏臾甦醒說于吉  
之事母曰吾兒屈殺神仙以致招禍策笑曰吾自十六七  
跟父出征殺人如麻賢愚不知多少何曾有爲禍之理今

殺妖人以絕大禍何足懼哉母曰因汝不信以致如此可  
作好事以禳之策曰吾命在天妖人豈能爲禍耶母親勸  
之不省自令左右暗修善事以保之是夜二更策卧于房  
內忽然陰雲驟起將燈滅而復明燈影之下見于吉立于  
床前策倚床頭仗劍擲之鏗然有聲策大喝曰吾平生誓  
誅妖妄以靖天下汝爲陰鬼何敢近吾言畢于吉忽然不  
見其母聞之轉生煩惱策乃扶病強行以寬母心母見孫  
策日漸黃瘦轉求修設齋醮以禳之策聞知乃見母曰兒  
自勿從父縱橫四方未嘗見父敬信鬼神母親何故謠佞  
以事之母曰非也凡人生天地之間誰不有死但分清濁



大人也會說鬼

耳。稟其清者，英魂不散，升天為神；稟其濁者，幽魂不散，入地為鬼。聖人尚云：「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又云：「禱爾于上下神祇，鬼神之事不可不信。汝屈壞神仙，豈無報應？吾已令人設醮于郡之玉清觀內，汝可親往謝罪，自然安矣。」策不敢違母之命，遂上轎至觀，道主出迎，策心不喜，勉強入觀內，道上請策焚香，策焚香而不謝，忽香爐中烟起不散，結成華蓋，華蓋上立于吉，策思之急，離殿宇，下廊廡，行不到數步，又見于吉立于面前，策掣從人所佩劍擲之，一人中劍而倒，眾人視之，乃前日下手殺于吉者，劍入于腦，七竅內迸流鮮血而死。策教扛出葬之。比及出觀，于吉又當

于觀門之前，眾皆不見，惟策見之。策曰：「此即妖人之所也。」坐于觀前，隨喚武士五百人，拆毀其觀，武士上屋揭瓦，皆墜于地，策獨見屋上立着于吉，用手推之，策轉怒，令武士一齊放火燒毀觀宇，火光中見于吉飛瓦擲之，策急歸府，又見于吉在府前，策乃不歸府，點起三萬軍馬于城外屯扎野寨，夜宿中軍帳，令武士各執長戈大斧，遶帳而立。是夜獨見于吉披髮而來，策于帳前叱喝，至曉如狂似醉，次日急歸城內，又城門見于吉，策不顧而歸府，母親因從者盡白其事，哭泣不已。是夜見于吉，策數十番眼不能合，比及天明，母至見策極其瘦弱，母曰：「兒形容全換矣。」策教取



鏡照之見其形容自覺失驚回顧左右曰面色如此當何復建功立事乎忽見于吉立于鏡中策拍鏡大叫一聲妖人金瘡迸裂昏絕而死母令扶入卧房內須臾策醒見金瘡粉碎乃自歎曰吾不能復生矣隨即請張昭等諸將皆入策囑付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汝等善相吾弟乃取印綬喚弟孫權近卧榻邊曰若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汝宜想父兄創業之艱難勿輕易也權拜受印綬策語母曰不幸男天年已盡不能奉慈母今將印綬付兄弟望母朝暮訓之父兄舊

人慎勿輕息母乃嚎哭曰恐汝弟年幼不能立事當復如何策曰吾弟勝我十倍江東必然無事但內事不決可問張昭外事不決可問周瑜大英雄學事了如此恨周瑜不在左右不得囑付話也喚諸弟曰吾死之後汝等可聽于孫權所使宗族中有生異心者衆皆斬之骨肉爲逆不得入祖墳遷葬喚妻橋氏曰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早晚汝妹入見可囑付教對周郎說知在意輔佐吾弟休負我平生升堂拜母通家之義也策回顧文武曰汝等善事吾弟各全忠義之名再語孫權曰汝若負功臣吾陰覓于九泉之下必不相見言囑訖時而亡年二十六歲史官有詩贊曰



獨占東南角人稱小霸王運籌如虎踞決策似鷹揚威鎮三江靜名聞四海香臨終遺大事應是識周郎

曾子固詩曰

兵跨三江敢戰爭民連六郡喜安寧光輝寒日金盞重血染秋波寶劍腥眼潤尚憐天地小心高不信鬼神靈疑誅于吉渾閭事只恨東南落將星

又題誅于吉詩曰

來往東吳數十年盡知于吉是神仙英雄不信虛無事覽鏡猶然氣觸天

贊曰英氣傑儕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

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

未至子止侯爵于義儉矣

大是真正英雄語

孫策既亡權哭倒于床前張昭曰此非將軍哭時也且周公立法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方今天下未定休只管哭而廢大事况今姦宄競起豺狼滿道乃哀親戚顧禮制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張昭言罷乃令孫靜理會喪儀之事即改易孫權之服扶令上馬便出理論軍馬大事權生得方頤大口碧眼紫髯昔有漢使劉琬入吳見孫家昆仲曰吾徧觀孫氏兄弟雖各才氣秀達然皆祿祚不終惟孫仲謀形貌奇偉骨體非常有大貴之表又



享高壽衆皆不及也時權既掌江東大事尚恍惚未安人報中護軍周瑜自已提兵回吳權曰公瑾已回我無憂矣周瑜守禦巴丘聽知孫策中箭因此回來將至吳郡聽得策亡星夜來奔喪哭拜于靈柩之前吳夫人出以遺囑之言盡告周瑜瑜曰瑜豈敢當托付之重任哉吳夫人曰江東之事全仗公瑾願無忘伯符之言則孫權舉族荷戴矣周瑜拜伏于地曰敢不効犬馬之力繼之以死乎權入拜謝瑜曰權願不忘先兄之言明公訓誨瑜頓首曰願以肝腦塗地以報相知之恩權曰今承父兄之基業將何策守之瑜曰方今英雄並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須得高明遠

片言居要

見之士以佐將軍江東自定也權曰亡兄有言內事委托張子布外事皆賴公瑾爲之瑜曰子布賢達之士將軍可以師傅之禮待之瑜駑鈍不才恐負倚托之重願薦一人以輔將軍權問是誰瑜曰此人胸懷韜畧腹隱機謀生而仁、孝、乃、英、雄、本、色、此、公、瑾、所、以、取、于、敬、也、喪父奉母至孝其家極富大散資財以濟貧乏瑜爲居巢長之時將數百人經過因無糧食往求稍助其家有兩困穀米各三千斛見瑜言即指一困與之平生好擊劍騎射寓居曲阿祖母亡還葬東城友人劉子揚數次請往巢湖就鄭寶處此人未去將軍可速召之乃臨淮東城人也姓魯名肅字子敬權便教周瑜請之瑜奉命親往肅接着共



坐肅問其故。瑜將孫權相待之意白之。肅曰：劉子揚曾召吾往巢湖，吾欲就之。瑜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主人孫將軍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天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曆數，終成帝業，以協天心。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遂同周瑜來見孫權。權甚敬之，與之談論，終日不倦。一日，衆人皆散，權留魯肅共飲，同榻抵足而卧。至夜半，權問肅曰：方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立桓文之政，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答曰：昔漢高祖區區欲尊事

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可比項羽也。將凡傳事者決有或弄不草草也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切料之，漢室不可復業。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非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守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肅曰：古云：人皆可以為堯舜，但恐將軍不肯為耳。權大喜，披衣起謝曰：深承教誨，願共享富貴。自此權大喜，賜魯肅老母衣服，幃帳，居處受用。昔時周瑜薦魯肅，肅乃薦一人見孫權，其人因漢末避亂江東，治毛詩，通尚書，明左氏



春秋事母至孝。瑯琊南陽人也。覆姓諸葛。名瑾。字子瑜。權其敬之。拜爲上賓。瑾勸權勿通袁紹。且順曹操。後却圖之。權聽諸葛瑾之言。遣陳震以回書絕之。曹操知孫策已死。計議起兵下江南。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而伐之。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讐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操從其言。卽封孫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就委張紘爲會稽都尉。賚卽往江東。孫權大喜。又得張紘回吳。令與張昭同理政事。旣領會稽。缺人管事。張紘乃薦一人。合肥長。此人居上虞。乃吳郡吳人也。姓顧。名雍。字元嘆。乃漢中郎將蔡伯喈徒弟。其人少言語。不飲酒。嚴厲正大。權以雍爲丞。行太守事。自孫權威震江東。乃深得民心。却說陳震回見袁紹。說孫策已下。孫權領衆。曹操封爲討虜將軍。結爲外應矣。袁紹大怒。遂起冀青幽并等處人馬五十餘萬。復來取許昌。戰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總評

孫郎不信于吉。亦是英雄之見。不比今之道學先生。口攻異端。妻子稍有疾病。便請和尚道士念佛看經。修齋做醮也。卽有自立者。老婆做主。不怕他不從也。○曾子敬所見。卽孔明隆中之言也。真是英雄之見。畧同人知孔明不知子敬。亦聞見相沿耳。凡讀史者定



須自出眼目，乃是丈夫。

周瑜魯肅諸葛瑾張紘顧雍彼此引薦真君子也。嗟彼小人，媚嫉妬忌，真可愧也，真可憐也。

第三十回

曹操官渡戰袁紹

袁紹起兵五十餘萬，望官渡進發。夏侯惇發書告急，曹操引文武等官，盡數起兵，得七萬人，授官渡來迎敵。留荀彧守許都，先說袁紹兵臨發。田豐又上言曰：「各宜守候，以待天時。若妄興兵，必有大禍。」逢紀譖曰：「主公興仁義之師，田豐出不利之語，紹欲斬之。眾官告免，遂枷扭送獄，恨曰：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催軍進發。旌旗遍野，刀劍如林，行至陽武，陽武古地名，今屬開封府。下寨。沮授諫曰：「北軍雖衆而勇猛，不及南軍。南軍雖精而糧草不如北廣。南軍無糧，利在急戰。」



北軍有靠宜且緩守若能曠以月日則南軍不戰自敗矣  
紹怒曰田豐慢我軍心吾已囚之回日必斬汝又敢如此  
也叱左右鎖禁軍中待吾破曹之後與田豐一艦問罪紹  
前後大軍七十五萬東西南北週迴安營連絡九十餘里  
細作探知虛實報來官渡操軍新到聞之皆懼曹操與謀  
士商議荀攸曰北軍雖多不足懼也吾南軍皆精銳之士  
無不以一當十但利在急戰若遷延日月糧食不敷軍必  
散矣曹操曰此言正合吾機傳令點將校搖旗鼓譟而進  
北軍分一半來迎兩陣相會排成陣勢殺氣冲天征塵蔽  
日北軍中審配教撥弩手一萬人伏于兩翼弓箭手一萬軍

五千伏于門旗內約定砲響齊發北軍中盡鼓三通袁紹  
金盔金甲錦袍玉帶立馬陣前兩掖下大將張郃高覽韓  
猛淳于瓊等旌旗節鉞甚是嚴整大叫請曹操打話南軍  
內門旗開處曹操出馬左右擺列許褚張遼徐晃李典于  
禁樂進諸將各持兵器勒馬聽使曹操以鞭指紹曰吾于  
天子之前請奏汝為大將軍總督山後諸郡何故數欲反  
亂耶紹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為漢賊罪惡彌天甚如王莽  
董卓尚敢誣人造反耶操曰吾今奉詔討汝紹曰吾奉衣  
帶詔討奸賊操怒使張遼出馬張郃來迎二將于陣前鬪  
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曹操暗暗稱奇許褚奮怒揮刀縱



馬直出高覽挺鎗來迎四員將未見輪贏曹操陣內夏侯  
惇曹洪各引一千軍兩肋齊攻衝北軍陣審配在將臺上  
看見曹軍來衝陣叫放起號砲兩下弩箭齊發中軍內弓  
箭手齊擁出前面亂射曹軍如何抵當望南急走袁紹驅  
兵掩殺曹軍大敗盡退官渡去訖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  
寨審配言曰可撥兵十萬去守官渡就曹操寨前築起土  
山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操必棄此而去若得此隘口許  
昌可得矣紹從之于各寨內選調有力軍人用鉄鍬土擔  
齊來曹操寨邊壘土成山原來官渡寨柵如城一般周圍  
築三十餘里廣濶傍有河後有山爲之險要因此難行曹  
操見袁軍壘土山張遼許褚等皆要出城衝突被審配弓  
弩手當住咽喉要路不能前進十日之內築成土山五十  
座上立高檣分撥一半弓弩手于其上亂箭射之曹軍大  
懼皆頂牌遮箭守禦一聲梆子響處矢下如雨皆蒙楯伏  
地寨中亂竄寨外北軍呐喊而笑曹操見軍慌亂請謀士  
求計劉曄進曰可作發石車以破之操令曄進模樣連夜  
造發石車數百乘分布營牆內正對土山上雲梯候弓箭  
手皆上放箭管內一齊拽動石車車上勢大砲石飛空亂  
打雲梯打中雲梯人無躲處好看弓箭手死者無數北軍皆號  
其車爲霹靂車由是北軍不敢登高窺望審配又獻一計



三國志 卷之六  
令軍人用鉄鍬暗打地道直透曹營內號爲掘子軍營中  
望見山後又掘土坑操又問于劉曄曄曰此是北軍明不  
能攻取其暗掘伏道必透營而入操曰何以禦之曄曰遶  
營內可掘長塹伏道無用也操連夜差軍掘塹伏道到塹  
邊果不能入空費了少軍力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  
月終紹軍不退操軍馬疲乏糧草缺少欲棄官渡還許昌  
持疑未決乃作書遣人來許昌求荀彧荀彧書呈報之書  
曰

奉承尊命使決進退之疑愚意論袁紹悉將其衆聚于  
官渡欲與明公決勝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

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但紹乃布衣之雄耳能聚人

而不能伏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

濟可用可用今軍實雖少未若楚漢在是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

莫肯先退先退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

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

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區區拙見盡竭忠誠惟明公

裁察焉

曹操得書大喜令將士各効勇力守之紹軍約退二十餘  
里操遣將出營巡哨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北軍問其動  
靜荅曰早晚大將韓猛運糧三軍前接濟先令我等探路



徐晃捉其人見曹操言運糧事荀攸曰韓猛倚仗匹夫之勇卒見輕敵若遣一人引輕驛一荀都好數千半路擊之可斷其糧紹軍自亂操曰誰可往之攸曰只徐晃足可敵也操差徐晃將帶史渙并火具先出後使張遼許褚救應六千兵分兩隊行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來奔紹寨正走之間山峪內徐晃史渙三千軍出截韓猛飛馬來戰徐晃兩騎縱交史渙殺散人夫放火燒糧車韓猛抵敵不住撥回馬走徐晃催軍燒盡輜重表紹軍望見西井上火心敗軍報來有人劫了糧草紹急遣張郃高覽去截大路谷晃燒了糧回正撞見張郃高覽人馬攔住却欲交鋒背後張遼許褚

軍到兩下夾攻殺散北軍四將合兵一處回還官渡寨中

曹操大喜賞勞了當分出一軍于寨外結營為犄角之勢却說表紹敗兵救得些小糧食還營紹大怒欲斬韓猛衆官勸免打為小軍審配曰糧食乃軍家之重事不可不用心烏巢乃屯糧草之處烏巢今雍州有巢亭屬河南必須得重兵守之表紹曰吾籌策已定汝可回鄴都監督糧斛休教軍士缺乏汝便速往審配曰軍機至重不可忽也紹曰吾行兵二十年非不能也汝當未必蕭何之重任亦非小可休教吾費心審配辭去表紹遣大將淳于瓊部領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呂威璜趙啟等引二萬軍守烏巢屯糧之所淳于瓊



妙人以此得人守糧印又是妙事妙不可言

字仲簡平生好酒性剛軍士多畏之自至烏巢以為閑逸之地終日與諸將聚飲却說曹操軍糧將盡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任峻措辦糧食星夜解赴軍前接濟使命出寨行不三十里被并軍抄掠捉見謀士許攸攸字子遠是南陽人也為人多傲酷嗜財帛少時曾與曹操為友此時攸在紹處為謀士逕取操書來見袁紹紹問有何事攸曰曹操願起軍馬盡屯官渡與我軍相拒許昌必是空虛若分輕軍星夜掩襲許昌而許昌可拔也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可擒也如其未潰首尾相攻必破之矣今操糧食已盡正可乘時兩路擊之紹曰曹操詭計極多此言乃誘敵之

謀也紹不聽攸回首言曰今若不取必為虜矣大正勸紹舉

紹固匪才然亦機會如此

兵之際忽有人自鄴郡來呈上審配書先說留糧事後盡皆言許攸在冀州時取受民間財濫令子姪輩多科稅糧入已盡皆收下獄中鞫問俱皆招認明白紹大怒曰濫行匹夫尚有面目于吾前獻計策也汝與曹阿瞞有舊想是受他金帛與他行計啜賺吾軍耶本欲便斬汝首反道吾不能容物權且寄頭在項叱一聲乃退許攸仰天長嘆曰忠言逆耳豎子不納吾子姪已遭審配之害吾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欲拔劍自刎左右奪劍而勸曰主何自死耶袁紹非治世之人不納直言久後必為曹操所擒耳主



與曹公有舊何不棄暗投明以避袁紹殺身之患只這兩句言語點醒許攸來投曹操單主袁紹合休有胡曾詩曰本初屈指定中華官渡相持勒虎牙若使許攸財用足山河爭得屬曹家

曹操烏巢燒糧草

許攸被袁紹叱退滿面羞慙欲尋自盡左右曰何不去投曹操一句言語點醒之後引數箇從人步行出營逕投曹操伏路軍人拏住攸叱之曰我是曹丞相故友快去報覆言南陽許攸來到軍士慌報入大寨操方解衣歇息聽得帳前報許攸私奔到寨操大喜不及穿履跣足出迎之遙

見許攸老奸大笑曰子遠遠來五事濟矣就轅門大笑扶攸入坐叙舊情先拜于地攸慌扶起曰公乃漢相也吾乃布衣公何謙遜如此操笑曰子遠是操故友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攸曰某有眼如盲屈身袁紹言不聽計不從今特棄之來見故人丞相無疑焉操曰吾素知公信義之士有何所疑願聞子遠破紹之計攸曰吾教袁紹差撥輕騎乘虛襲許都首尾相攻操大驚曰若袁紹用子遠之言吾等皆死無葬身之地矣操下拜曰袁紹勢大不可當之願教我破紹之策都是作家攸曰丞相軍糧尚有幾何操曰可支一年攸曰非也操曰有半年耳攸正色起曰吾正心相待汝何



相欺也。趁步出帳前，操請住曰：子遠勿噴尚容實，訢運至

軍中糧斛可支三月。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

也。操亦笑曰：兵不厭詐，尚容中露遂附耳低言曰：寨中止

有此月之糧，攸應聲曰：休得如此。汝糧盡絕，操愕然曰：何

以知之？攸取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親書何人作也。

操失驚問曰：何處得之？攸以獲使說之。操執手曰：子遠想

舊交之情，願賜教誨。攸曰：丞相孤軍而抗大敵，不求急勝

之方，此取死之道也。攸有一策，不過三日，使袁紹百萬之

衆不戰而自回也。擒紹父子宜在今日。丞相還肯聽之乎？

操大悅，求計于攸。攸曰：袁紹軍糧輜重盡積在故帝烏巢，

離表紹營北四十里。今撥淳于瓊為將軍，運穀使監文瓊

嗜酒無備之人，公選精兵詐作袁軍，問之則曰：吾蔣奇也。

差使來護糧，到彼燒其輜重，斷其糧食。不三日，紹軍自散

也。操大喜，置酒重待。留于寨中。次日，操自選馬步軍士五

千人，皆粧作北軍旗號，張遼等與操曰：袁紹屯糧之所，安

得無準備？丞相未可輕信。恐中許攸之計耳。操曰：非也許

攸此來，吾便知天敗袁紹也。方今吾軍糧食不給，難以久

守。若不用許攸之計，則是坐而待其困也。若彼有詐，安肯

留我軍中乎？吾亦欲劫寨久矣。請君勿疑。遼曰：亦須防北

軍乘虛却取于此。操笑曰：吾已籌策定了。操教荀彧或賈詡



待許攸曹洪守大寨夏侯惇夏侯淵一軍伏于左荀彧幾時來沮授幾時放何作者不照管也曹仁李

典一軍伏于右以備不虞教張遼許褚在前徐晃于禁在

後操自引諸將居中人銜枚馬勒口前後五千人黃昏離

官渡進發是夜建安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星光滿天沮授

在軍中與監者曰今夜衆星朗列我欲觀象可引吾出沮

授仰面觀之忽見太白逆行侵犯斗牛之分授大驚求見

袁紹是夜紹醉中聽得沮授有密事啟報紹喚入問之授

曰今夜仰觀天象見太白逆行于柳鬼之間流光射斗牛

之分必有賊兵劫掠于後烏巢屯糧之所不可不隄備速

遣精兵猛將于間道山路巡之免被曹操之策筭袁紹叱

之曰汝乃得罪之人敢以妄言惑吾衆耶大叱監者曰吾

令汝禁固囚之輒敢放出亂言禍福一劍將監者斬之別

喚人捧沮授去授出嘆曰我軍皆亡在旦夕吾屍骸不知

汚何處土地掩恨而去靜軒有詩歎曰

逆耳忠言反見讐獨夫袁紹少機謀烏巢糧盡根基授

猶欲區區守冀州

是時淳于瓊等新接糧草遂收屯住只與諸將飲酒醉後

臥于帳中却說曹操令軍皆束草負薪而行二更左側前

過袁紹別寨寨兵問之應曰大將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

其軍看之果是自家旗號從間道小路迤邐前進凡過數



處皆云蔣奇護糧你我相推並不阻當及到烏巢四更已盡操教東草軍士週圍舉火眾將校鼓譟直入淳于瓊宿酒未醒跳起便問為何喧鬧早被撓鈎拖翻眭元進趙獻運糧方回見屯上火起急來救應從軍告曹操曰賊兵在後請分兵拒之操大喝曰賊到背後方可拒之諸將奮力向前殺死者遍地火焰四起烟迷太空操勒兵回殺眭趙二將皆被斬之餘皆亂軍中殺死了將淳于瓊等數人割去耳鼻此後如何飲酒悶人劫人斷去手指縛于馬上放回紹營以辱之時袁紹聞軍報說正井上火光滿天紹知烏巢有失急召文武救之張郃進曰某與高覽急去烏巢救火就殺賊軍郭圖曰張

郃之言未是今欲劫糧曹操必然親到曹操一出寨必空虛可以縱兵先擊曹操之壘必可得也操聞之必速還此

孫臏圍魏救韓之計也張郃曰郭圖之言非也曹操用兵亦是亦是只是多筭外由須內備以防不虞今若攻操營不拔瓊等見擒亦亦是只是吾屬皆為虜矣烏巢一失將軍事去矣郭圖曰曹操只顧

劫糧豈留兵在寨耶圖再三請去劫曹營袁紹使張郃高覽引五千軍去擊官渡營寨遣蔣奇一萬軍逕去救烏巢先說蔣奇引兵奔烏巢來曹操盡奪袁軍旗幟偽作淳于瓊下敗軍回寨至山僻狹路正遇蔣奇軍馬奔走交肩而過妙計妙計蔣奇軍問皆稱烏巢敗軍回歸後來的是南軍軍漸過



半張遼許褚忽至大鳴蔣奇休走措手不及張遼斬蔣奇于馬下兩軍會合盡殺蔣奇之兵又使人當先偽報云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更妙更妙表紹不遣人去接應烏巢盡撥望南却說張郃高覽攻打操營左邊夏侯惇右邊曹仁衝動北軍曹洪從正中引軍而出三下攻擊北軍大敗比及接應軍到曹操却從背後殺來四下圍住掩殺張郃高覽奪路走脫敗軍還營表紹收敗殘軍馬歸營寨淳于瓊築耳鼻皆無手足盡落也還寨內紹問敗軍如何失了烏巢軍言將軍醉中因此不能當抵紹怒立斬之郭圖恐張郃高覽回寨證對是非先干表紹前譖曰張郃高覽見將軍兵

敗將亡心中欣喜紹驚曰何為出此言也圖曰郃覽素言降曹之意去擊寨故不用命以致損折士卒紹大怒遂遣使急召郃覽歸寨問罪圖先使人報云紹遣人收汝殺之使至高覽問曰喚我等如何使曰未知其意覽掣劍斬却使者郃驚曰斬使者欲往何之覽曰表紹為上不覽信聽讒言必為曹公擒耳吾等豈可坐而待死不如去投曹公此為萬全之計張郃曰吾亦有此心也二人領本部軍馬前來降曹夏侯惇曰張郃高覽來降未保虛實操曰吾以德化之至言本有反心亦變為善矣老奸神矣遂開門接入郃覽郃覽投戈卸甲拜伏于地操曰若使表紹肯從二將軍之言不致



有敗也。昔子胥不早悟，自使身死。今二將軍來歸，正如微

子去。殷韓信歸漢，封張郃為偏將軍，都亭侯。高覽為偏將

軍，東萊侯。郃字雋父，河間鄭人。覽隴西人也。操得張郃，待

之甚厚。表紹自去了，郃覽又絕了烏巢之糧，軍心惶惶，多

有逃竄。許攸又勸曹操宜速進兵，張郃高覽請為先鋒。操

許之。當夜分軍三路去劫紹寨。混戰到明，斬將降兵不計

其數。平明各自收兵。紹軍折其大半。荀攸獻計于操，可佯

言調撥人馬分路過黃河，一路取酸棗，去攻鄴都。一路取

黎陽，斷表紹歸路。以此言達知，則表紹驚惶，必分動兵勢。

趁兵分動時，一擊可擒紹也。操用其謀，使大小軍四遠佯

言故令紹軍聽知。來寨中報說，曹操分兵兩路，一路取鄴

郡，一路取黎陽去也。紹大驚，急遣子袁尚分兵五萬救鄴

郡。遣將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連夜起行。曹操使細作探

聽，知表紹兵動，操分大隊軍馬八路齊出，直衝紹營。非軍

變動，俱無戰鬥之心。東西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表紹披甲

不迭，單衣幅巾上馬。其子袁譚後隨。早有張遼許褚徐晃

于禁四員將引一千軍馬來到，追趕表紹。紹急渡河，四下

兵合至，各各爭功。紹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逃。紹止引隨

行軍八百餘騎而去。操軍追之不及，所得遺下之物不可

勝數。偽降者盡皆斬之。所殺八萬餘人，流血盈溝。其溺水



死者如蘆葦相似紹軍七十五萬到此皆休操大獲勝捷  
所得金寶段疋給賞將士于圖書中忽檢出書信一束皆  
許都及軍中諸人暗通之書荀攸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  
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盡皆焚  
之遂不再問史官有詩曰

認差  
盡把私書火內焚寬洪大度播深恩曹公原有高光志

贏得山河付子孫

亂軍中沮授不能脫被擒來見曹公公素與授識教取過  
來相見授至帳前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操曰本  
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國家未定當相圖之授曰叔父母弟

懸命袁氏若蒙公憐愛速賜死為福操曰孤若早得足下  
天下不足慮也操厚待之次日于營中盜馬欲歸袁氏操  
怒而殺之至死神色不變操歎曰吾殺忠義之士也傷悼  
終日史官有讚沮授詩曰

河北多名士忠貞說沮君凝眸知陣法仰面識天文至  
死心如鐵臨危氣似雲曹公哀壯士猶與建孤墳

操進兵攻打冀州來捉袁紹未知紹性命如何且聽下回  
分解

起漢獻帝建安四年己卯歲至漢獻帝建安五年庚  
辰歲共首尾一年事實



總評

本初自非孟德敵手即聽許攸之言亦無用也勿遂以成敗為攸一人口實方是具眼者要知國破家亡消息止看袁本初所作所為便是樣子

老瞞將私書燒却不容此安將士妙訣若一點便人自危自此反多事矣此正老瞞大奸處非大度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袁紹

却說沮授被執此都是孟德醜態不知何以為盛德也曹操待以上賓授但求死義不肯屈放于

軍中盜馬欲歸操恐為後患殺之而後甚悔親自設祭遂與建墳于黃河渡口立碑曰忠烈沮君之墓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冀州城邑聞操大破袁紹盡皆膽裂諸軍前投降操皆撫慰之却說袁紹幅巾單衣引入百餘騎至黎陽北岸有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心腹事盡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又皆蟻聚



軍威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夜聞哭聲遂  
私往聽之軍皆訴說喪兄失弟亡伴去親者不可計數都  
搥胸而哭曰若聽田豐之言吾等怎遭此苦也紹大悔曰  
吾不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吾今回去有何面目而見田  
豐耶次日上馬正行之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  
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此人逢紀曰豐  
在獄中聞主公兵敗小人譁人每每如此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也紹大  
怒曰豎儒怎敢笑吾吾必殺之逢紀又曰田豐常對獄卒  
曰袁本初再求我時吾却不用謀矣却說田豐在獄中獄  
吏曰與別駕賀萬全之喜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

全師大敗而回想必見重于君也豐笑曰吾今日死矣獄  
吏問曰人皆爲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而內  
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之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  
獄吏未信忽使者賫劍至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乃具酒  
食與之豐曰吾知必死願借利刃獄吏皆不忍與之衆人  
流淚豐曰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不識其主而事之者是  
無智也不識嫌疑而進之者是不明也今日受死夫何足  
惜乃自刎于獄中後史官有詩曰

鉅鹿田元皓天姿邁等倫  
列朝齊八士廢室配三仁  
直諫于袁紹忠心救兆民  
堪於牢內死黃土蓋麒麟



又有詩歎袁紹云。

昨朝沮授軍中失。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樑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審才。臣尚量主。君用忠良。則帝王之業隆。臣奉闇君。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自。以盡忠規。烈士之于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

田豐豈死于獄中。知者皆哭。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共掌君權。紹所生三子。一甥。長子袁譚。字顯思。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生。甥高幹。出守并州。袁尚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劉氏常于紹前稱讚。尚有才德。紹故留在身邊。自官渡兵敗之後。譚再往青州。起兵。熙幹皆不在。劉氏勸紹立尚為後嗣。令掌軍馬。當初審配逢紀與袁尚為輔佐。辛評郭圖與袁譚為輔佐。四人各為其主。常有不足之心。當時袁紹與審逢郭辛四人商議曰。今吾命弱。吾立其後。為河北之主。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雖然聰明。事多躁暴。二子熙。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



賢敬士。吾欲立之。汝意如何。郭圖進曰。昔日沮授曾諫王  
公言猶在耳。授有言曰。世稱萬人爭逐一兔。一人獲之。貪  
者遂止。分定故也。好話譚爲其長。今居于外。此爲亂之萌也。自  
古遷長立幼。家邦不定。廢嫡立庶。天下不安。今軍勢稍挫。  
曹操壓境。又使譚尚爭之。乃自取亂之道也。主公且理會  
拒敵之策。勿使家亂。袁紹不決。人報袁熙自幽州引兵六  
萬前來助戰。高幹引兵五萬自并州來。袁譚引兵五萬自  
青州來。紹喜。再整冀州人馬來戰曹操。此時操引得勝之  
兵。陳列于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操見父老數  
人鬚髮盡白。皆拜于地。操請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  
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操曰。吾軍士驚擾汝鄉。何喜之有。  
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于楚宋之分。彼遼東殷馗善曉  
天文。夜宿于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于乾象。正照此間。後  
五十年當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天下無敵  
矣。今以年紀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于民。民皆生怨。  
丞相興仁義之兵。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衆。  
正應當時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如老丈所  
言。何以當之。取酒食絹帛以賜老人。號令三軍。如有下鄉  
殺人家雞犬者。如殺人之罪。于是軍民震服。操亦心中暗  
喜。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



提兵前進。下寨已定。次日紹下戰書。操批回曰。下決戰。使回見紹。兩軍搗鼓。各披掛上馬。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喚紹答話。紹引三子一甥。文官武將。擺于兩邊。操曰。計窮力盡。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恐悔不及矣。紹大怒。回顧衆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于父前耀武揚威。便舞雙刀。飛馬出陣。來往奔馳。操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猶未畢。一將挺鎗早出。操視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回馬。刺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來混戰。從午至

酉。各折軍校。日暮分開。鳴金收軍。還寨。操與衆將商議。破袁紹必勝之策。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可擒袁紹。令操退軍于河上。先令軍十隊伏之。紹若追至河上。軍必死戰矣。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左一隊夏侯惇。左二隊張遼。左三隊李典。左四隊樂進。左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右二隊張郃。右三隊徐晃。右四隊于禁。右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爲先鋒。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右已定。操待半夜。令許褚引兵前進。偽作劫寨之勢。袁紹五寨軍馬一齊俱起。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操軍無去路。操大呼曰。吾亦在此。諸軍何不死戰。軍急



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先力斬十數將衆皆大亂表  
 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之間一聲鼓響左邊夏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惡殺一陣袁紹聚三子一甥死  
好看好看  
 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邊樂進右邊于禁肋下殺  
 出一陣殺得紹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  
 邊李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殺得袁紹父子膽喪心  
 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  
 透寨而入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困馬乏欲待歇息後面  
 曹操大軍趕來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前面兩軍擺開  
 乃曹氏宗族魏家林葉右壁廂曹洪左壁廂夏侯惇當生

去路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也奮力衝突得脫  
 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紹連夜走百餘里方脫所隨馬  
 步人衆約有萬餘大半各自潰散少半皆被殺戮紹抱三  
 子痛哭一場也只得哭子別無恚好計策也不覺昏倒衆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紹曰  
 吾自歷戰數十場未若官渡倉亭之失乃天喪吾也操必  
 來追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譚曰青州兵糧  
 極多兒請去再為整頓紹教引辛評郭圖火急隨表譚前  
 去理會恐曹操犯境令袁熙再回幽州高幹再回并州各  
 去收拾人馬以備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  
 與審配逢紀暫領軍士城中廣積糧草准備曹操兵來却



說曹操自倉亭大勝重賞三軍探察冀州虛實然後進取  
 細作探知回報紹叶病在床袁尚審配緊守城池袁譚袁  
 熙高幹皆回本州衆皆勸操可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  
 廣審配又有機謀急未可拔見今禾稼在田功又不成枉  
 廢民業姑待秋成取之未晚衆曰若恤其民必悞大事操  
 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若廢其民縱得空城有何用哉正  
 持疑未決之間忽報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衆  
 聽知丞相盡提軍馬河北出征見今令劉辟守汝南劉備  
 乘虛引軍來攻許昌也少刻荀彧書到亦言此事操留曹  
 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望汝南來迎劉備未  
 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劉玄德敗走荊州

曹操兵至冀州境界歎曰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鄉  
 人民死喪<sub>此、反、心、奉、耶、抑、好、心、藏、耶、</sub>盡終日不見所識使吾感傷况禾稼在田之  
 時不可擾動權且罷兵正值荀彧書到說劉備欲攻許可  
 速回軍迎之操留曹洪屯兵河上遂勒兵向東劉玄德探  
 知曹操兵來近穰山五十里下寨軍分三隊于東南角上  
 雲長屯兵西南角上張飛屯兵正南寨中玄德趙雲人報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  
 出馬于門旗下操以鞭指而罵曰吾待汝爲上賓汝何背



義忘恩耶。玄德大怒曰：汝托名漢相，實爲國賊。吾乃漢室宗親，故討反賊耳。操曰：吾奉天子明詔，四方招降討逆，汝敢亂言耶？玄德曰：汝詔乃虛誑之言。吾有天子密詔在此。操曰：汝休託言。玄德遂誦不帶詔。操大怒，教許褚出馬。玄德背後一將挺鎗出馬，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指而言曰：此賊昔日偷過吾寨之人也。許褚趙雲二將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東南角上喊聲大震，雲長引軍衝突而來。操欲分兵迎之。西南角上喊聲大舉，張飛引軍衝突而來。三處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領軍追二十里方回。玄德得勝，大殺一陣，心中甚喜，使人探聽。操兵退五六十里。玄德與衆人言曰：不意今番挫動操之銳氣也。雲長曰：未可輕視。操奸計極多，恐必有計。玄德曰：此退卽怯戰也。玄德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又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疑。忽報龔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流星馬又報張遼引軍抄背後逕取汝南。玄德曰：雲長所料是也。此間滯住吾兵，必使張遼攻取吾家基業矣。可宜速救。老小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半日，速報玄德曰：張遼打破汝南，劉辟棄城而走。雲長亦被圍住。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龔都，也被圍住了。玄德要起，猶恐操兵後襲。小卒來報許褚搦戰。



趙雲欲出，玄德曰：「不可出敵，存下氣力。今夜棄寨，望稷山而走。」子龍拒住，不出。候至天晚，教軍士飽餐，步軍先出馬軍後隨。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四面火鼓喧天，山上曹操自呼劉備快降。玄德慌尋走路，趙雲曰：「主公勿憂，但跟臣來。」趙雲挺鎗躍馬，殺開走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糜戰之間，張遼忽至，與趙雲相戰。背後于禁趕到，玄德助戰，肋落中。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便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撞出，玄德大驚，乃劉辟敗軍千餘騎。

護送玄德老小皆到，劉辟引孫乾、簡雍、糜芳亦至。玄德問之，皆曰：「張遼軍至，勢不可當，因此棄城而走。遼兵趕來，幸得雲長背後當住，因此得脫。」玄德曰：「二弟雲長，皆不知如何。」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又尋覓行到數里，一棒鼓响，前面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張郃也。大叫劉備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背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功名不成，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劉辟急止曰：「容某死戰奪路救君。」辟便來陣後，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于馬下。玄德正慌，方欲自戰高覽，後軍忽



然大亂一將衝陣而來鎗起處高覽翻身落馬刺高覽者乃子龍也玄德大喜子龍縱馬挺鎗殺散後隊又來前軍獨戰張郃郃與子龍戰十餘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子龍乘勢衝殺張郃郃又欲戰子龍見郃兵守住山隘路窄不得出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救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比及去救龔都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與龔都去報警殺散夏侯淵迤邐趕去被樂進徐晃攔住雲長路逢敗軍尋踪而去殺退樂進徐晃與飛同回見玄德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

子龍在後且戰且走操見棄寨去遠收軍不趕玄德總無一千軍取路而走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土人知是玄德奉獻羊酒乃聚飲于沙灘之上玄德酒酣乃發悲曰諸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寤累及玄德不齊緣何便如此起來毋乃激將之術乎抑真心諸君今日上無片瓦蓋頂下無置錐之地誠恐有悞諸公也公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共取功名富貴乎眾皆掩面而哭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感于心遂作詩慨歎曰  
強暴橫行仁義殃老天何事欠分張功名未遂英雄困  
到此何為不斷腸  
雲長曰兄言差矣某昔聞高祖共項羽同爭天下數敗于



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某等與兄自破  
關先黃巾以來今近二十年或勝或負其志愈堅何故今日忽  
 生變異兄勿墮志惹天下笑焉玄德曰吾聞主貴則臣榮  
 吾無履足之地恐負公等孫乾曰使君之言未然且人成  
 敗有時不可喪志此離荆州不遠劉景升乃當世之英雄  
 坐鎮九州兵甲數十萬糧草如山積更且與公皆漢室宗  
 親孫乾可用何不往投之玄德曰但恐不容耳乾曰景升據漢江之  
 地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近海隅北接漢沔君恐不容乾  
 願一往景升必出境而迎主公也玄德大喜便差孫乾先  
 往荆州到郡入見禮畢劉表問曰汝從玄德何至于此乾

曰劉使君與明公皆漢室之胄天下共知今使君欲極力  
 扶持社稷但恨兵微將寡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  
 死報之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會說乾借言曰安可背  
 親而向踈耶荆州劉將軍當世之英雄士之歸向如水之  
 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未敢擅便先命乾拜白以為進見  
 之階表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吾坐鎮  
 九州豈不容一宗弟也玄德見在何處便差人遠接蔡瑁  
蔡人可惡諧曰不可不可劉備心術不正背義忘恩先從呂布後事  
 曹公近投袁紹皆不克終足可見其為人也今若納之必  
 惹曹公加兵使九州生靈不安不如斬乾首以獻曹公曹



公必重待主公也。孫乾正色言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雖從事三人，皆非其交。布乃殺父之徒，操誠欺君之賊。表紹不納忠言，損害賢良，以此等輩安可共論仁義之道。劉使君赤心報國，言必有信，忠孝兩全之士，豈肯屈身于俗子之下哉。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宗族之兄，寬洪大度，敬老尊賢，愛民惜物，乃當世之英雄。故千里而投之，爾何獻讒言而妒賢嫉能。取劉表聞之，用言叱退蔡瑁曰：吾主持已定，汝勿多言。蔡瑁羞慚滿面而退。表問玄德何處，乾曰：見在江口。表曰：吾自出郭迎之。使乾與人先往。表出郭三十里迎接，玄德見表拜伏甚恭。表泣訴親情，待之甚厚。

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同入荊州尋院宅居住。已定連日設宴叙說前事。蔡瑁雖懷不足，安敢形于顏色。玄德到荊州時，建安六年秋九月也。却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操欲就攻之。程昱諫曰：表紹未除，而一旦便下荊襄，倘表紹從北而起，兩下夾攻，劉表有劉備之助，表紹有二子之力，則大事去矣。不如還兵許都，少養軍士之力，待凍消春煖，引兵向北，先破表紹，回得勝之師來攻荊襄，南北之利，易如反掌。操曰：善。遂提兵回許都。時建安七年春正月也。曹操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之勢。遂留曹仁荀彧守許都，盡撥軍馬前赴



官渡却說袁紹自舊歲感吐血症候今經漸可商議攻許都之策審配諫曰自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可以養軍民之力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敵之未易吾自領大軍出迎表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征兒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表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路同破曹操未知勝負如何

總評

孟德雖國賊猶然知民為邦本不害禾稼固知興王定霸者即假仁仗義亦須以民為念方幹得些少事

業何故今之為民父母代天子稱牧民者止知有妻  
子不知有百如也卒之男盜女倡也又何尤馬

孫乾對劉表之言字字入肺腑安有不從之理乾  
可謂言語之士矣



第三十二回

袁譚袁尚爭冀州

袁尚自斬史渙之後意氣自負欲于父前顯耀才能不待  
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便出黎陽與南軍前隊相迎張  
遼當先出馬袁尚血氣方剛挺鎗躍馬來與張遼交戰不  
三合隔架遮欄不佳大敗而走被遼掩殺尚不能主張急  
急引軍連夜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受那一驚舊病又  
發吐血一灘昏倒在地劉夫人慌救入後堂漸漸不省人  
事劉夫人急請審配逢紀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之審配  
就床前寫遺書劉夫人曰袁尚可繼後嗣否紹點頭便教



寫遺書紹翻身大叫一聲吐血斗餘而後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天下自縱橫空留後傑三千客  
謾有英雄百萬兵羊質虎皮功莫說鳳毛鷄膽事難成  
可憐一種傷心病繼跡相傳兩弟兄

氣欲吞天志不高有謀無斷豈英豪圖王霸業渾如夢  
枉害傷心吐血勞

論曰袁本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聚兵舉  
旗者莫不假以為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深籌高  
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資也韓非曰狽剛而不和  
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劉表道不

相越而欲坐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偶之于人也

時建安七年夏五月也劉夫人舉喪未及遷葬將表紹所

妬至鬼乎可發可笑

愛寵妾五人殺之恐陰魂于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髡其

頸刺其面毀其屍其妬忌如此表尚恐寵妾家屬為害盡  
收而殺之審配逢紀遂立表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

并四州牧遣書報喪表譚已自發兵離青州知得父死遂

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表

顯甫為王矣當速行辛評曰若速往必遭大禍審配逢紀

預定機謀矣表譚曰若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于城外

觀其動靜某當親往以察之譚令郭圖入冀州見尚禮畢



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在軍中抱小疾不能相見尚曰吾受  
父親遺書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即日南軍壓境請  
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  
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尚曰吾欲此二人早晚  
調遣如何離得圖曰如此主公必不放心尚教二人內一  
人去二人都推却尚教拈圖拈着逢紀就責印綬一同郭  
圖赴軍中相輔紀隨圖出城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納上印  
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諫曰此父命不可違也遂免之  
郭圖密與譚曰目今曹軍在境且未可出言只留逢紀在  
此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占人有云小不忍則亂

大謀今留逢紀某之計也譚喜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  
與曹軍相抵譚遣大將汪昭與曹軍對壘操遣徐晃出馬  
與昭戰不數合一刀斬昭于馬下掩殺一陣譚軍大敗譚  
收敗軍入黎陽遣人求救于尚尚與審配計議配云畧應  
付些軍馬多則有悞于事遂發兵五千餘人操使人探知  
救軍已到遣樂進李典引兵于半路接着兩頭圍住盡殺  
之表譚知尚止撥軍五千又被半路坑殺喚逢紀責罵曰  
教汝隨我何相輕也紀曰容某作書去請主公必親自來  
也譚令紀作書遣人到冀州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  
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在境若曹破則來爭冀州矣



今不可發兵借操之力先除譚則無後患尚從其言不肯  
起兵使回報譚譚大怒立斬逢紀欲議降曹有人密報表  
尚曰今譚困乏則降曹也兩攻其勢冀州危矣尚慌留審  
配并大將蘇由固守冀州自領軍來黎陽救譚尚問軍中  
誰敢爲前部大將呂曠呂錫兩兄弟願出去尚點兵三萬  
與呂曠爲先鋒先至黎陽報說尚自引兵來救譚大喜罷  
降曹之意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爲犄角之勢此時表  
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奇兵與操相持  
尚數敗操兵累勝不能盡除至建安八年春二月操分路  
攻打譚尚熙幹皆大敗棄黎陽而走操引兵追至冀州譚

與尚入城堅守熙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爲勢操兵連  
夜攻打不下郭嘉進言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  
力相併各有餘黨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爭心生不如收兵  
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候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  
而定也操曰其言極善命賈詡爲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  
守官渡操引大軍還許都譚尚聽知操軍自退遂相慶賀  
表熙高幹各自辭去表譚與郭圖辛評計議我爲長子反  
不能承祖父之基業表尚晚母所生今承大爵如何奪之  
圖曰王公可勒兵于城外只做請表尚審配筵席就中埋  
伏刀斧手先殺二人大事定矣譚從其言別駕王修自青



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之手也今與他人爭鬪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勝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橫行于天下願主公詳之譚大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姦計尚曰柰何配曰不如乘勢攻之袁尚全裝慣帶起兵五萬擺布軍馬出城袁譚見袁尚領軍來情知事泄便披甲上馬與尚交鋒尚大罵譚亦罵尚曰汝藥死嚴父奪其名爵今又來殺兄耶二人親自交鋒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

掩殺譚引敗殘軍馬奔走平原

平原即今濟南府平原縣

尚收兵還表

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今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圓旗鼓相望璧出罵陣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斬岑璧于馬下掩殺譚兵大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一發勦除根本遂乃進兵追至平原譚又勒兵回戰抵當不住退入平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困攻打譚見城中糧少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將軍憂兵之糧少顯甫盡率其衆而來久自不敵愚意可遣人投曹公使提兵來擊顯甫曹公軍至必先攻冀州顯甫必還救之將軍引兵而西自鄴迤北尚可據矣若曹公擊



破顯甫其兵奔走又可斂而取之以拒操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趙國逸其皆我之兵亦足與操為敵矣譚曰可用何人為使圖曰此間有一人能言快語乃潁州陽翟人姓辛名毗字佐治見為平原令可往譚曰此人乃辛評之弟可議論于事圖曰他兄弟二人甚是和睦便可命之譚即時去請辛毗毗聞此言欣然便至譚修書呈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而回却說辛毗到許都聞知操去伐劉表見屯軍于西平西平今屬汝南河西平縣表遣玄德引兵于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操寨見操禮畢問其故毗言表譚使毗特來納降操看書畢留辛毗于寨中擇聚文武計議

程昱曰表譚被表尚攻擊太急不得已使辛毗來降不可准信且伐劉表待表氏兄弟自相吞併然後可圖也呂虔曰劉表方強宜先平之滿寵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便回也荀攸曰三公之言未盡其善以愚意度之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表氏據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雖然數敗猶得民心若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天下未可定矣今兄弟結冤勢不兩全因此來降若提兵先滅表尚後觀其變而除之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操曰表譚之降其真耶詐耶表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



問真與詐也只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他人能  
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于已也今一旦求救于明公此可  
知也顯甫見顯思危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于外  
此君有成籌于胸中通而後起者非一人者也  
謀臣誅于內兄弟讒隙國分為二連年載伐甲冑生蟻蝨  
加之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應于上人  
事困于下民無問愚者智者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  
氏之時也兵法云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糧食者不能  
守也今明公提兵攻鄴尚不還救則失城鄴尚還救則譚  
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憊之衆如迅風  
之掃秋葉矣天以袁尚付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

豐樂之地國內民和心順急未可搖動今二袁自相殘害  
可謂樂矣居者無倉行者無糧可謂亡矣若不取待下年  
豐熟袁氏改過自相和睦急難動搖今因其請救而撫之  
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于河北河北既平則六軍成  
而天下震天下震則霸業成矣願明公詳之操大喜踴躍  
而言曰恨與老好辛佐治相見之晚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袁  
尚知曹公軍馬渡河急急引軍還鄴袁譚見尚拔寨退軍  
大起平原軍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  
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住袁譚未知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決水滄冀州

建安八年冬十月曹操引兵葉西平逕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自回荊州操進兵渡河表尚慌引軍還留呂曠呂翔二將斷後表譚趕來二將截住歸路表譚于馬上泣告二將曰吾父在日譚不曾慢待于二將軍何從吾弟而相逼耶二將聞言皆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也可降曹丞相二將隨譚見操操大喜老賊自將女許譚為妻令曠翔二人為媒遂封二將為列侯譚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未可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出濟河過淇水入白溝淇水出懷慶府濟源縣白淇河名在保定府新以通糧道然後進兵城縣推馬河下流即宋與元分月處

今譚且居平原帶呂曠呂翔退軍于黎陽屯住鄆圖語表譚曰今曹操以女許婚恐其虛意又帶呂曠呂翔去皆封列侯此是撈籠河非人心終久不容主公也可刻將軍印鄆圖入通亦生暗使人送與呂翔等二人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其便而謀之譚曰此言有理遂刻將軍印一顆暗送與二元賊呂一呂受訖將印來稟于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也待我破了袁尚就裏取事此小計也吾破尚之後軍糧皆足豈能害我哉汝等且權受之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建安九年春二月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也如之奈何配曰可發檄使武



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上黨今潞州長子縣運糧道令沮授之子

大將沮鵠守邯鄲邯鄲今屬廣平府邯鄲縣以遠攻曹公王公可進其

平原急攻之先絕袁譚之禍然後破曹袁尚大喜留審配

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

知尚兵來近告急于操操曰吾正待如此必得冀州是時

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曰丞相何坐而欲待

天雷誅殺譚尚二袁乎操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洪先進

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兵臨本境楷引一軍來迎

楷曰馬操曰許仲康安在只見陣中一騎馬從側首便出

尹楷措手不及一刀斬于馬下餘眾奔潰操招過大半投

降操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由馬與鵠交鋒戰

不三合鵠大敗走入軍中遼趕入去兩馬相離不遠遼急

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擣揮軍馬掩殺眾皆奔散先除此

二害遂引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遶城築

起土山及地道以攻之審配堅守甚嚴守東門將馮禮貪

酒有悞巡警配拿下打四十春杖馮禮恨之開門降操操

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放火城可

拔也操教禮引三百壯士寅夜掘地道而入審配夜夜城

上點視軍馬當夜見突門閣上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

引兵從地道而入也太毒然亦不得不如此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開門門明馮禮



及三百壯士皆死于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退一軍于洹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聽知曹操已破尹楷沮鵠，即日圍困甚緊，掣兵一半回救冀州。其將馬延曰：不可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西山出，溢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曰：吾先往，恐不利。汝與張顛隨後，便至馬延。張顛屯軍斷後，尚比及行，先有細作去報曹操。曹洪諫曰：歸師勿掩，可以避之。今袁尚軍老，小必在城中掣兵回來，必死戰矣。操曰：尚從大道上來，吾即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擒也。吾料袁尚必從小路而來。忽一人報曰：尚不從大道而來，從西山小路遠

出溢水界口。操拍手笑曰：天使吾得冀州也。操曰：彼若來，必舉火為號，令城中接應。分兵兩路擊之，人事就矣。却說袁尚出溢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着溢水，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于路責喝諸營軍士，直至城下，大叫開門審配認是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亦舉火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兵并婦人出降，以免城中饑色。若百姓一出，便以兵繼之，配從其論。次日城上豎白旗，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寨中人報曹操



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以免饑色後必有  
兵出也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張  
麾蓋衆軍一齊擁至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携幼  
手持白幡而出操曰我知百姓在城中受苦若不出來就  
食早晚皆餓死矣衆皆拜伏于地操教于後軍討糧食老  
弱百姓約有數萬百姓纒然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將紅  
旗一招張遼徐晃兩路兵出亂殺城中兵回操自飛馬趕  
來到吊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倒曹操坐下馬操盔上正  
中兩箭險透其頂衆將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便引衆將  
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三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戰袁

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顛軍  
來操使呂曠呂翔去招安二將迎于半路出馬打話呂曠  
曰表尚死在旦夕曹丞相寬洪大度禮賢敬士如其降之  
不失封侯之位馬延張顛隨二呂賊賊來降操亦封爲列侯次  
日進兵攻打西山先使二呂馬延張顛斷尚糧道尚情知  
西山守不住夜走濫口女管未定四下火光逕入伏兵盡  
起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十里故遣豫州  
刺史陰夔陳琳請降操許之連夜使張遼徐晃却去劫尚  
寨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連夜望中山而逃中山今屬真定  
州府定操回軍攻城下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



之操然其計先差軍于城外掘壕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看操軍在外掘塹河極淺配暗笑曰此是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池之計矣壕深可灌如此之淺安能用哉可一越而過也衆將來自來配曰今城外掘壕可以擊之配曰空費其力一任爲之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涪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亦用鎗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于城頭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已城中困極幸馬爲食軍士餓倒不能守把審配凡之子各榮素與辛毗至厚見

在城下號哭密寫獻門之書拴于箭上射下城來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喚諸將聽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此是袁氏一門老幼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榮大開西門放操兵入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以索綁之解出城來路逢辛毗毗咬牙以鞭鞭配首曰賊奴今日直死矣配大罵曰狗輩正由汝引曹操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我耶解見曹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指曰此是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于此操曰昔日孤



三國志  
之行圍何弩之多耶配應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于表氏不容不如此汝肯降吾不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于地曰家屬入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戮之以祭魂耳配曰吾生爲表氏臣死爲表氏鬼不似汝輩讒誦阿諛之賊耳可速斬我操效捧山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井既、是、審、正、南、絲、何、平、其、而、死、阿、阿、不可使吾南面而死配向井坐引頸就刃而死時建安九年秋七月也史官詩曰

河非多名士誰如審正南命因昏王喪心與老天參忠直言無隱廉能志不貪臨亡猶北面降者盡羞慚

審配向井而死見者皆傷感不已操憐其忠義命葬于城北犬軍入城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此子是中平四年冬十月生于譙郡生時有雲氣一片青色圓如車蓋覆于其室終日不散望氣者對操曰此子貴不可言非人臣之氣八歲能屬文有逸才傳覽古今經傳通諸子百家之言善騎射好擊劍瑯琊下氏所生下氏本娼家也操納爲妾故生此子打破冀州時曹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迎接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末將當之曰丞相有命諸人不許入紹府不叱退末將提劍而入後堂見劉夫人抱一女而哭不向前欲殺之未知劉氏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辛毗竟為曹公亦有見之士也。袁氏弟兄不和自然  
喪亡矣。安有弟兄不和而不喪亡者乎。凡有兄弟者  
鑒之

如審配輩如何便算得忠義也。王非堯舜之主死之  
不過自盡其心耳。謂之硬漢則可謂之忠義則未也

第三十三回

曹操引兵取壺關

曹丕向前欲拔劍斬之。見紅光滿目。遂按劍而問曰：汝何  
人也？劉氏曰：妾乃袁將軍之妻也。丕曰：懷中所抱者何人？  
劉氏曰：此是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  
不肯遠行，故留在此相伴。丕拖近前，見披髮垢面，不以衫  
袖拭其面觀之。見甄氏王肌花貌，有傾國之色。遂對劉氏  
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于  
堂上。眾將誰敢輒入。後史官有錄甄皇后之傳云：

文昭甄皇后傳曰：甄氏乃中山無極人。上蔡令甄逸之



女生于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日其母張氏常夢見一  
仙人手執玉如意立于其側臨產之時見仙人入房以  
玉衣蓋體遂生甄氏三歲喪父後相士劉良相之曰此  
女之貴乃不可言自少至長並不好戲弄年八歲門外  
有立騎馬戲者家中人及諸婢皆上閣觀之甄氏獨不  
行姊怪問之曰門外走馬爲戲老幼競觀汝獨不觀何  
也甄氏曰豈女子之所觀耶年九歲喜讀書寫字借諸  
兄筆硯使用兄曰汝當習女工何用讀書寫字欲作女  
博士耶甄氏曰古之賢者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已  
誠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知以饑饉百姓皆賣

金銀珠玉寶物時甄氏家巨富盡收買藏之甄氏時年

丈夫見識

數歲乃白母曰今世亂何多買寶物此取禍亂之道也

匹夫無罪懷寶爲罪又兼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賑給  
親族鄰里實爲恩惠也舉家皆稱其賢年十四歲時中  
兄喪悲哀過制甄氏事嫂極盡其勞撫養兄子恩愛甚  
篤母性嚴待諸婦有常甄氏數諫曰兄不幸早終嫂年  
少守寡顧留一子以大義言之待之當如婦愛之宜如  
女母感其言遂流涕令甄氏與嫂同處後建安中袁紹  
娶與中子袁熙爲婦熙出守幽州留在冀州侍姑母因  
此被曹丕所見而納之



衆將請曹操入城操上馬擺布嚴整時有許攸在馬後將入城門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其城門曰阿瞞汝不得我不得黃州也操大笑曰汝言是也操至紹府門下問曰誰曾入此門去來末將對曰世子在內操急喚出欲殺之荀攸郭嘉曰非世子無以鎮壓此府也操方免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無以保全家也願以女酌之操教喚出甄氏拜于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遂令曹丕納之操既定冀州親往袁紹墓下祭之再拜而哭甚哀回顧與衆官曰吾想昔日與本初共起兵時紹問吾曰若事不輯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

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此言未嘗忘之今本初已喪吾想此言而流涕也衆皆服其高見操賜金帛糧斛安紹妻劉氏之心仍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大事已定寫表申朝操自領冀州牧次日許褚躍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入此門乎褚大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也攸大罵曰此等皆匹夫起身耳何足爲道褚大怒拔劍殺之捉頭來見曹操必老瞞賊計然亦攸之自取也說許攸如此無禮某殺之操曰子遠素與吾舊故相戲耳何故殺之深責許褚令厚葬之後人



有詩歎許攸曰

堪笑南陽一許攸欲憑胸次傲王侯不思曹操如熊虎  
猶道吾才得冀州

操問其間誰知戶籍冀民曰騎都尉崔琰數曾諫袁紹守  
境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專人接之琰字季珪清河東  
武城人也琰至操命為本州別駕從事操問曰昨按本州  
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  
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民暴骨原野未聞王  
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惟此為先  
斯豈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操聞其言改容謝之待為

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表譚消息譚趨時掠取其陵  
平渤海河間等處聞知尚走中山連夜攻之尚兵虛弱無  
心戰鬪聞風而走向往幽州投奔袁熙袁譚盡收其衆欲  
復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罵以絕其婚操  
自統大軍征袁譚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人求救  
于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  
依愚所料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所擒耳况操常有窺荆  
襄之意只宜養兵自守彼雖求援切莫妄動表曰當何以  
退之玄德曰可作書與兄弟二人以和解為名緩緩絕之  
表然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曰君子遠難不適讐國交絕



不出惡聲。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耶？又與表尚書曰：青州天性峭急，達于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盧東郭，自困于前，而被田父之獲也。譚得表書看之，知表無發兵意，譚料非操敵，遂棄平原走保南皮。南皮即今河間南皮縣建安十年春正月，曹操追兵南皮時，天氣肅寒，河道盡凍，糧船不動，操傳令差本處百姓曰：賊水拽船以代軍士之勞，百姓聽知，比望深山而逃。操大怒。

曰：捕得百姓來斬之，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若殺汝等，吾無仁心也。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吾軍士擒之。百姓皆垂淚而去。遂兵進南皮，譚引驍將出城與曹軍相敵，兩軍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吾厚待汝，汝何生異心也？譚曰：汝犯吾境界，奪吾城池，反說吾有異心，何也？操大怒，遣徐晃出馬，譚使彭安相迎，兩馬相交，晃斬彭安于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速遣軍四面圍住，譚使辛評見操說投降，操曰：表譚年幼，反覆不常，吾難准信。看汝弟之面，就休回去。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貴臣榮，主憂臣辱，安可不回也。操即遣之。



評回見譚言操不往投降譚叱之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  
二心耶評氣昏于地湏臾而死譚甚悔之後有讚曰  
不顧其身一言氣昏全忠盡節河北功臣

郭圖曰若與南軍鬪將不能勝來日盡驅百姓當先軍繼  
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雌雄可分矣譚從其言當夜盡驅  
南皮百姓使皆執刀鎗聽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  
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戰自  
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操棄馬上山  
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掩殺曹洪  
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洪殺譚死于陣中郭圖見

陣大亂急馳入城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一擁  
而入人馬俱陷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了當忽有一彪  
軍來到乃是袁熙部下戰將焦觸張南操自引軍迎之二  
將皆倒戈卸甲特來投降操亦封爲列侯又黑山賊張燕  
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爲平北將軍操令樂進李典會合張  
燕打并州攻高幹操自引軍攻幽州來破袁熙袁尚先說  
曹操教將袁譚首級各縣號令曰敢有哭者滅三族頭掛  
井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于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  
乃北海營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乃青州別駕因諫袁  
譚被逐知譚死故來哭屍操曰汝知吾令否修曰已知操



曰汝不怕累及三族耶修曰我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何以立世乎吾受表氏厚恩若得收葬譚屍于淺土然後全家受戮瞑目無恨操曰河北義士何如此之多也可惜表氏果、然、果、然不能用能用則吾安敢正眼而觀此地也操遂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操又得王修甚喜問修曰曹王都奸今表尚已投表熙取之用何策修不答操曰忠臣也問郭嘉嘉曰可使表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可以取也操用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顛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操兵緩行接應表尚知操兵到前隊皆是河北降兵一人商議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而

去投烏丸

遼西漢郡名故城在永平府治烏丸綱目作烏桓東胡國名

幽州刺史烏丸

觸殺白馬為祭聚幽州眾官軟血為盟其議背表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軟血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從之如不遵令者腰斬依次軟血循至別駕韓珩前珩乃擲刃于地而言曰吾受表公父子厚恩今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于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氏吾不為也一席之人齊烏都好盡皆失色烏丸觸曰夫興兵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而出烏丸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迓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幽州太守操使探樂進李典攻打并州高幹見守壺關口不



能下壺關在山西潞州城東南操自勒兵前往樂李二將接着說幹死  
拒關擊之不能下操集衆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  
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  
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關下叫曰吾等爲袁尚輕視故降  
曹操曹操爲人詭多疑心吾今改過還扶舊主可疾開關  
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牽馬而  
入言曹操之過幹曰曹軍新到何計破之曠曰乘軍心不  
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  
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兵四起高幹性命如  
何且聽下回分解

郭嘉遺計定遼東

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高幹奪  
路走脫去投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  
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于地言曹操吞併  
故舊疆土今欲犯王子地老明白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  
方左賢王曰吾與曹操自來無讐何敢侵吾地土汝欲使  
吾結冤耶叱退高幹幹尋思無路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  
都尉王琰殺之將頭解送曹操操封琰爲列侯并州既定  
操商議西擊烏丸就拿袁熙以絕禍根曹洪等曰袁熙袁  
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今投夷狄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



通

尚、用、今、引、兵、入、番、邦、境、界、倘、或、劉、備、劉、表、引、兵、襲、許、都、救、  
 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而、勿、進、為、上、郭、嘉、進、曰、諸、公、  
 言、者、錯、矣、公、雖、威、振、于、天、下、胡、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准、備、  
 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天、子、番、有、恩、而、尚、  
 兄、弟、猶、存、今、舍、烏、丸、之、資、而、往、南、征、尚、兄、弟、因、烏、桓、之、助、  
 招、死、主、之、臣、以、生、冒、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  
 有、也、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矣、重、任、之、  
 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  
 操、曰、奉、孝、之、言、真、大、議、論、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出、盧、  
 龍、寨、盧龍古塞名即今永平府盧龍縣但見黃沙漠漠狂風暗起山谷崎

嶇、操、有、同、軍、之、心、問、于、郭、嘉、嘉、此、時、不、伏、水、土、卧、病、十、車、  
 上、操、泣、曰、以、吾、欲、平、夷、狄、使、公、遠、涉、艱、辛、而、染、病、耶、嘉、曰、  
 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分、之、一、操、曰、吾、見、北、地、崎、  
 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  
 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虜、可、擒、也、須、得、  
 曾、識、徑、路、者、以、引、之、操、遂、留、郭、嘉、于、易、州、養、病、求、鄉、導、官、  
 以、引、路、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其、境、操、命、尋、之、疇、見、操、  
 言、曰、此、道、秋、夏、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  
 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中、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  
 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



由無終無終今改王田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默回軍

從盧龍縣屬順天府越白檀之險白檀在順天出空虛之地前近柳

城柳城漢縣名故城在永平府城西掩其不備冒頓可一戰而擒也操從

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次操

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時建安十一年秋七月田疇引張

遼前至白狼山自狼山在幽州東北上却說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

數萬騎前來張遼慌報知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

頓兵無隊伍參雜不整操與張遼曰虜兵不整便可擊之

操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攻

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于馬下餘眾投降自名王已下

胡漢相雜二十餘萬口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土

收軍入柳城操使人探郭嘉病回報嘉病九分操封田疇

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討賞條哉必不得已請

效死不受侯職言未畢涕泣橫流操又使夏侯惇說之不

從操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番人等送納駿馬一萬

匹操領兵回時天氣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糧殺

馬數千匹為食鑿池三十四丈乃得水操回至易州重賞

先曾諫者操曰孤前者乘危遠征賊倖成功雖得之天所

佑也故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



勿難言之操到易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解操往祭之哭倒于地曰奉季死乃天喪吾也回顧與文武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季最小吾欲托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矣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亡親筆書此丞相從之遼東自定矣操曰奉季如此用心孤如何不從拆書視之點頭嗟歎諸人皆不知其意次日夏侯惇引衆人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即日表與袁尚二人投之必久爲患不如乘其未動還往征之遼東可得矣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矣諸人皆疑次日又稟操亦如前

言回之衆人不信却說袁熙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來公孫康本遼東襄平人也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康知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在日常有吞遼東之心恨未有暇也今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投遼東此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必來相圖不如賺入城中殺之送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于汝也康曰只愁曹公乘時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以助之使爲股肱也恭答曰操若下遼東必星夜前來如其無意必不動矣可探聽之如曹進兵則留二袁如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康從之先使人去探聽消息却說袁熙與



表尚曰今遼東軍兵有數萬足可與曹爭衡暫投之却當殺公孫氏以奪其城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尚曰吾揣此心久矣二人入見公孫康留于館舍每日使人相待推病不相見探細人回報曹操兵屯易州無下遼東之意公孫康先伏刀斧手于壁中使人請二袁入相見禮畢命坐康見左右侍立盡令出外回避欲議密事尚見座榻上無裊褥時天氣嚴寒對康曰願鋪坐席康瞋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尚大驚手足無措康曰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貯使人送投易州來見曹操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

惇張遼入稟曰如不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吾待二袁之首衆皆暗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表尚首級至衆皆大驚使呈上書操大笑曰不出奉孝之料操賞其使遂刻印封公孫康爲襄平侯拜左將軍使回衆官問操曰何爲不出奉孝之所料操遂將郭嘉書以示之曰

今聞袁熙表尚往投遼東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往投必疑若使兵急之後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衆皆踴躍稱善操引諸官設祭于郭嘉靈前嘉亡年三十



三國志  
八歲從征伐十有一年多立奇勳史官有廟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運  
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樑棟傾

雖然天數三分定妙筭神機亦可圖若是當時存奉孝  
難容西蜀與東吳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于許都遷葬程昱等  
請曰北方大定可還許都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  
志若君先言正合吾意也是夜宿冀州城東角樓上凭欄  
仰觀天文時有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恐未可  
圖也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耶正看間忽見一道金  
光從地而起攸曰此必有寶于地下操下樓隨光令人掘  
之果得何物下回便見

總評

老瞞易州賞諫真帝王之策也如以成敗論事便同  
小兒老瞞豈觀場者哉固知若是丈夫決不從人啼  
笑也

史官以郭奉孝爲若在可西無蜀東無吳也此亦童  
子之言當時奉孝死智過奉孝者尚多何卒三分也  
固知隆中之言非一時之言彼已冷眼窺之久矣











